

郑振铎抢救中国珍贵古籍文献纪事(2)

◆ 陆其国

践行抢救工作的曲折艰辛

在此不妨让我们从郑振铎为公家购得《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》一书的经过，来了解一下郑振铎践行这一抢救工作的曲折艰辛之一斑。因手头拮据，囊中羞涩，郑振铎最后是用公家的钱为公家购下这部《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》(以下简称《杂剧》)的。这部《杂剧》是明代赵琦美抄校本，其重要性不下于孤本的被发现。郑振铎在完成于 1940 年 10 月 17 日的《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》一文中写道，根据他的研究，他相信应该有存世的珍贵元明古今杂剧尚未被发现。后来他看到北平图书馆月刊上丁芝孙的一篇跋文，果然从中发现相关线索，郑说当时“我惊喜得发狂！我的信念被证明是确切不移的了！这些剧本果然尚在人间；我在苏州发现有些剧本，持有者分别为唐姓、孙姓二人。郑立刻联系杨，请他代为购置。据杨寿祺当时反馈的估价，在唐、孙二人那里各花上 1500 元一共 3000 元，即可购完整部书。之后的经过，郑振铎后来这样写道：“隔了几天，杨君告诉我说，这部书凡订三十余册，前半部为唐某所得，后半部为孙伯渊所得，都可以由他设法得到。我再三地重托他。我喜欢得几夜不能好好的睡眠。这恐怕是近百年来关于古剧的最

大最重要的一个发现罢。”

《杂剧》一书有了眉目，接下来就是钱的问题。为此，郑振铎联系了北平图书馆，后者也欣然表示乐意购置。不料购书款刚有了着落，事情却陡起变化：杨君告诉郑振铎，唐君的半部《杂剧》已谈得差不多时，却被孙伯渊捷足先登购下。现在全本《杂剧》已都在孙手中，孙持此书“待价而沽”，表示“非万金不谈”。郑振铎听后说：“我觉得即万金也还不算贵。这些东西如何能够以金钱的价值来估计呢！”话是这么说，可是一万元对北平图书馆来说也不是小数目，他们只能无奈表示：“书价如此之昂，只好望洋兴叹矣。”

这一来却坏了郑振铎，“我一面托人向孙君继续商谈，一面打电报到教育部去”。最后终于得到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支持，同意购置。最后郑振铎亲自和孙伯渊谈妥以 9000 元成交。不过让郑振铎抓狂的是，陈立夫同意拨给的款项一时无法到账，暂时必须由郑振铎设法垫付，“而孙君却非在十几天以内交割不可”。郑只得先答应孙。之后他往教育部“打了好几个电报去。款的汇来，还是遥遥无期。离约定的日子只有两三天了！我焦急得有三夜不曾好好地睡得安稳”。最后还是向人告贷才缓解了此燃眉之急，从而将《杂剧》珍本书完整地购下。郑振铎事后自况：“当时，取到书的时候，简直攻下了一座名城，得到了一个国家还要得意！”这也难怪，《杂剧》里有 242 本杂剧，其中有一半是湮没几百年的孤本。元代人所写就有 29 种。很多还是稿本、抄本，没有刻印

过。郑振铎在《劫中得书记》中写道，这部多年来已被众多藏书家普遍认为佚亡的书的突然发现，“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增添了许多本的名著，不仅在戏剧史上是一个奇迹，一个极重要的消息，一个变更了研究传统观念的起点，而且在中国历史、社会史、经济史、文化史上也是一个最可惊人的整批资料的加入。这发现，在近五十年来，其重要，恐怕是仅次于敦煌石室与西陲汉简的发现”。

还值得一提的是，《杂剧》的出现比莎士比亚的剧本还要早 300 多年。现代作家叶灵凤在《版画图籍的搜集功臣——悼郑振铎先生》一文中写道：“抗战期间，他(郑振铎)仍留在沦陷了的上海工作，隐名改姓，进行抢购流落到市上的公私藏书，他在这几年的工作当中收获极大，为国家保存了不少文化财宝，尤其是发现脉望馆旧藏的元明杂剧二百多种，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盛事，因为这一批经过名家抄校的元明戏剧，许多年以来久已被藏书家认为已经佚亡，现在竟由于他的努力，又被发现而且归之国家了。”而可以印证我在本文前篇即提及的郑振铎爱书“境界”的，是他所说的下面这番话：“这‘书’(指《杂剧》。引者注)是‘得其所’了，‘国宝’终于成为国家所有。我的心愿已偿。更高兴的是，完成这大愿的时间乃在民族的大战争的进行中。我民族的蕴蓄的力量是无穷的，即在被侵略的破坏过程中，对于文化的保存和建设还是无限的关心。这不是没有重大的意义！这书的被保存便是一个例。”实事求是地说，在战争时期的上海搜集、收

购中国珍贵古籍文献，以郑振铎的能力，一般人还真难与他竞争。

当然也有例外，而且这种例外还让郑振铎感到格外焦虑。因为此时和他在上海“竞争”搜集、收购中国珍贵古籍文献的，不只是那些书商和藏书家，还有一些居心叵测的日本人、美国人，以及汉奸。其中有日本人还想方设法让郑振铎在这方面为他们“工作”。郑振铎妻子高君箴在《“孤岛”时期的郑振铎》一文中提到，曾有一个落水的“朋友”上门，替主管文化工作的日本特务清水做说客，说清水非常“敬佩”郑振铎，还送上一张大额支票，当即被郑振铎赶了出去，支票也被他当场撕碎。当时为家人安全计，郑振铎独自住在外租屋住。高君箴回忆有一次她去看望祖住在外的丈夫，郑振铎兴奋地指着屋里一堆书告诉她，“这一堆(书)是从纸商的熔炉边抢救出来的；而那几部(书)，如不赶紧买，就有被投机者盗卖到域外去的危险……”还有一次，当留着长发，身穿青布长衫的郑振铎正在中国书店翻找书籍时，恰遇一个自称清水的日本特务在向伙计打听郑振铎最近是不是来过。认识郑的伙计们当即回答，郑先生好久没来了。这件事也为现代著名作家师陀所证实。师陀在《怀念“老郑”》一文中写道：

日本人是知道他(郑振铎)在上海的，也深知他爱逛旧书店。有一天他正站在旧书店里看书，一个日本人从外面闯进来，假装买书，问店里的伙计郑振铎是不是经常来。上海所有的旧书店，上自老板下至伙计，当然全认识这位老顾主。那伙计大

约估计到赖是不行的，为着掩护这位老顾主，却回答说：“他长远不来了。”本人又问他住的地方。伙计又回答说：“我们也不知道。”一般卖线装古书的旧书店，店面只有一间，而且是老式房子狭窄得很。“老郑”就站旁边。他极镇静，直到那个日本人间不出所以，带着失望的神情悻悻然而去，自己才若无其事地走开。

自上海陷入日寇魔掌后，郑振铎也在暨南大学结束了他的“最后一课”。之后他就留在上海这个危险的敌占区，在日、美各色人等抢购我国地方志和善本古籍之际，虎口夺书，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抢救珍贵古籍文献之中。他的心愿就是“书籍存亡，同于云烟聚散。唯祝其能楚弓楚得耳”。唐弢说：“上海沦陷以后，日本人千方百计，掠取我国珍本古籍，席卷以去，西谛(郑振铎)痛惜这些书籍将流散域外，运用上层爱国人士的经济力量，高价吸引书费，取得了优先选购权，这方面的争夺战是非常激烈的。”

郑振铎曾不无感慨地说道：“余以一人之力欲挽狂澜，诚哉其为愚公移山之业也！杞人忧天，精卫填海，中夜彷徨，每不知涕之何从！”郑振铎研究专家陈福康曾在一次演讲中说到，保存下来的郑振铎 1940 年 1 月 5 日日记记载，那天郑振铎得到消息，敌伪要绑架他，因为他的名声较大。他在敌人的机关当中，像法院、巡捕房这些地方，有一些朋友，就得到了消息，于是躲到外面。他那天在外面躲的时候遇到同事周予同，他同周说，我辈书生，手无缚鸡之力，但是却有一团浩气在。

坚不可摧

——日军战俘营的盟军战俘秦忻怡



艾伦问他：“雷伊，你的饼干和糖我们能不能吃一点？”雷伊坚决地说：“不，伙计，我要把它留到最困难的时候再用。”艾伦一脸悲伤地说：“我真不知道还有什么时候会比现在困难。”

刚走了不到两英里，日军给他们施行了“暴晒”。这是日军非常残酷的刑罚之一。

菲律宾 4 月份的午间温度近四十摄氏度，高温使得人体内的水分迅速蒸发，暴晒对于缺水已久的战俘们来说，只会加速死亡的步伐。强烈的紫外线灼伤了人的皮肤，长时间反复地暴晒令许多战俘患上了皮肤癌，以至于战后他们还要忍受暴晒带给他们的摧残和煎熬。“这就是暴晒的后果。”艾伦指着 he 脸上和手臂上的斑斑点点说。艾伦因为战俘的经历，影响了身体的健康状况，从而不得不从学校提前退休。罗伯特·罗森达尔在 1975 年下嘴唇得了皮肤癌。

许多患病的战俘倒在地上再也未能站起来。伯尼·史密斯，再也坚持不住了，他将步兄弟的后尘。他虚弱地对萨德勒说：“萨德勒，我要去见上帝了。”“上帝，求求你不要这样对我。”史密斯家的三个男人已经死了两个，而且都是自己亲手送走了他们，眼前发生的一切，使得萨德勒的精神几乎要崩溃了。

萨德勒要为伯尼举行一个仪式，但被日本兵狠狠地毒打了一顿。萨德勒只有亲手为他挖掘坟墓。“上帝保佑你，我的兄弟。”艾伦也失去了自己的一位战友，他只能把尸体埋进坑里，没有墓碑、没有名字。他自己在心里默默祈祷：“上帝保佑你的灵魂进入天堂，阿门！”

艾伦看到在路旁的另一端，日本人在强迫两个菲律宾士兵活埋一个美军上尉。这个上尉被扔进沟里，从昏迷中醒过来，伸出双手拼命抓住沟沿，企图爬到公路上。日本人用铁锹砸他的手，使他又滑进沟里，两个菲律宾士兵因拒绝往上尉身上埋土，当场被日本人捅死一个。另一个保全了性命，却也必须痛苦而麻木地铲土活埋上尉。

行军第五天，天空下起了倾盆大雨，这对五天来差不多没有分到食物和饮水的战俘们来说，是天大的喜悦，是上帝的眷顾。

大雨使战俘们得到暂时的解脱，日本人忙着找地方避雨，放松了对战俘的管制。

8.感到事态严重了

胡蓝又遇麻烦了。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，有一个雨天，她第一个隆胸的病人筱妙苗提着大包小包，一边兴致勃勃地和朋友马姗姗打电话，说买到好多便宜货，一边急匆匆赶路，一不小心绊了一跤，重重摔在地上，起来一摸，发现不妙，原来隆好的胸被挤压破了，她懊恼不已。

第二天早上，胡蓝在电脑前修改病史，正准备去手术室给病人手术，护士刘呈茵急急忙忙走过来告诉她：“胡医生，胡医生，你快出去看看，有人投诉你。”胡蓝很奇怪，问：“谁？”刘呈茵说：“就是那个筱妙苗。”胡蓝更加纳闷了，问：“她怎么啦？”

刘呈茵说：“她告你给她隆胸时用的是伪劣产品。”胡蓝气愤道：“什么？我给她用伪劣产品？”刘呈茵也说：“是呀，莫名其妙，你去看看。”

在门诊大厅，筱妙苗当众指着胡蓝：“她给我用的是伪劣产品。”马姗姗气势汹汹质问胡蓝：“你是不是拿了不少回扣？”胡蓝反问她的：“你凭什么这么说？”马姗姗：“你如果不把医疗费退出来，我马上到卫生局告发你。”

胡蓝语气坚定：“我站得正，怕谁啊！”马姗姗：“口气蛮硬的嘛。”胡蓝：“请你把手拿开。”马姗姗：“我指着你鼻子又怎样？”

胡蓝说：“我再次请你把手拿开。”马姗姗的手不但不拿开，反而一巴掌落在胡蓝脸上。胡蓝一把抓住马姗姗：“你为什么要打人？”

“你们住手。”这时候，科室王主任带领保安赶来了，“有话可以到医务处去说。”

他们一群人闹到医务处，筱妙苗还没有坐稳就指着胡蓝：“就是她给我用的伪劣产品。”

医务处长反问：“你凭什么说给你用的是伪劣产品？”马姗姗说：“那你凭什么说她用的不是伪劣产品？”医务处长：“很简单，我们医院给每位病人用的填充物都有记录，表明产品来自哪家公司，什么时候出厂，医生什么时候用。”

马姗姗：“这只是你一面之词，你把这些证据拿出来。”医务处长说：“没问题，现在就给你们查看。”说完翻开病史记录。

马姗姗随即翻阅几页，自知理亏：“好了，我们暂且不追究了。走吧。”岂料，胡蓝发话：“慢，既然已经把事情摆到桌面上，我非常想了解这填充物爆裂的原因。”

筱妙苗连忙说道：“算了，不谈了。”医务处长插话：“可以，但还有一件事必须谈清楚。”筱妙苗有点迷惑：“什么事？”医务处长说：“打我们医务人员的事。”马姗姗连忙说：“这只是一时冲动，不好意思。”医务处长站起来来说：“我们也不好意思了，我们准备报警了。”

筱妙苗感到事态严重了，说：“这件事不要搞得这么大好吗？其实，我非常仰慕这位医生，她这么漂亮，这么敬业，我很敬仰她，我道歉，这事就到此为止好吗？”

筱妙苗转身对胡蓝说：“姑娘，不好意思，实在不好意思。我们……”胡蓝说：“算啦。”起身离开了。

周五，等到科室交班一结束，王主任就把胡蓝叫到办公室，向她敞开心扉，他说：“在我们这个业界，三流的整容医生是整美丽，二流的整容医生是整疤痕，一流的整容医生是整年龄的。你从我科室报到的第一天，我就有一种预感，你将来一定会远远超过我，成为我们科室能整年龄的一流整容医生，所以，我对你的基本功抓得很紧，对你很放手，尽可能让你独立去锻炼，独立去完成高难度手术。你所做的一切也印证了我的期望，每个手术都完成得很完美。今天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们科室所有的同志都对你赞不绝口，你是我们科室未来的希望。”

经过一段调整，胡蓝精神渐渐恢复，同事们又经常能看到她的笑容。她的医术也不断提高，黄金分割整容术运用得越来越成熟，病人纷至沓来。她的知名度在业界变得相当高了。

为了更快让胡蓝掌握国际先进整容医术，院部派胡蓝去韩国进修。临行这一天，柳莺送胡蓝到国际机场，分别时握住胡蓝的手，鼓励她：“你这次去韩国进修，好好学，学成归国后，我们好好干。”胡蓝说：“一定。”柳莺叮嘱她：“有空的话，给我打电话，我们会惦记着你。”胡蓝点了点头说：“我也会惦记你们。”

金蝴蝶梦

曹钟强

